豆疮陈氏方论

读前人之书，当知其立言之意。苟读其书，而不知其意，求适于用，不可得也。豆疮之论，钱氏为详，历举源流经络，明分表里虚实，开陈其施治之法，而又证以论辩之言，深得著书垂教之体。学者读而用之，如求方圆于规矩，较平直于准绳，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，可为无穷之应用也。今人不知致病之因，不求立方之意，仓卒之际，据证检方，漫尔一试，设有不应，并其书而废之，不思之甚也。近因《局方》之教久行，《素问》之学不讲，抱疾谈医者，类皆喜温而恶寒，喜补而恶解利。忽得陈氏方论，皆燥热补剂，其辞廑，其文简，欢然用之，翕然信之，遂以为钱氏不及陈氏远矣。或曰：子以陈氏方为不足欤？曰：陈氏方诚一偏论，虽然亦可谓善求病情者，其意大率归重于太阴一经。盖以手太阴属肺，主皮毛也；足太阴属脾，主肌肉。肺金恶寒而易于感，脾胃土恶湿而无物不受，观其用丁香、官桂，所以治肺之寒也；用附、术、半夏，所以治脾之湿也。使其肺果有寒，脾果有湿而兼有虚也。量而与之，中病即止，何伤之有？今也不然，徒见其疮之出迟者，身热者，泄泻者，椎悸者，气急者，渴思饮者。不问寒热虚实，率投木香散、年功散，间有偶中，随手获效。设或误投，祸不旋攝。何者？古人用药制方，有向导，有监制，有反佐，有因用。若钱氏方固未尝废细辛、丁香、白术、参、擣等，率有监制辅佐之药，不专务于温补耳！然其用凉寒者多，而于辅助一法，略开端绪，未曾深及。痴人之前，不可说梦，钱氏之虑至矣，亦将以候死者扩充推广而用。虽然渴者用温药，痒徭者用补药，自陈氏发之，迥出前辈。然其多用桂、附、丁香等燥热，恐未为适中也。何者？桂、附、丁香辈，当有寒而虚，固是的当，虚而未必寒者。其为害当何如耶？陈氏立方之时，必有挟寒而豆疮者，其用燥热补之固其宜也。今未挟寒而用一偏之方，讥不过于热乎？予尝会诸家之粹，求其意而用之，实未敢据其成方也。试举一二以证之。

从子六七岁时患痘疮，发热，微渴，自利。一小方脉视之，用木香散，每帖又增丁香十粒。予切疑焉。观其出迟，固因自利而气弱。察其所下，皆臭滞陈积，因肠胃热蒸而下也。恐非有寒而虚，遂急止之，已投一帖矣。继以黄连解毒汤加白术，与十帖以解丁香之热，利止疮亦出。其后肌常有微热，而手足生痈疖，与凉剂调补逾月而安。

又一男子，年十六、七岁，发热而昏，目无视，耳无闻，捫手脉皆豁大而略数，知其为劳伤矣。时里中多发痘者，虽不知人，与药则饮，与粥则食。遂教参、擣、当归、白术、陈皮大料浓煎与之，饮至三十余帖痘始出，又二十余帖，则成脓泡，身无全肤。或曰：病势可畏，何不用陈氏全方治之？余曰：此但虚耳，无寒也。只守前方，又数十余帖而安。后询其病因，谓先四、五日恐有出痘之病，遂庀力樵采，连日出汗甚多，若用陈氏全方，讥无后悔？

至正甲申春，拼气早动，正月间，邑间痘疮不越一家，卒投陈氏方，童幼死者百余人。虽由天数，吾恐人事亦或未之尽也。